

梁鴻志的悲劇

(本文插圖刊第10頁)

●王覺源

偽官黑爵曇花一現

自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之後，大家都注意到汪精衛，把汪所承接之舊傀儡餘緒偽「維新政府」遺忘了。今日來說，年代已過了半個世紀，也不免開元話舊之感！

日本侵華，蓄謀原非一日。自「七七事變」，中國對日全面抗戰爆發，日寇首先佔了我平、津，繼又佔領我上海、南京。據我首都後，本其「以華制華」的陰謀設計，勾結收買一羣舊官僚政客作走狗，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在金陵製造一個傀儡組織——「華中維新政府」，略稱「維新政府」，為「為虎作倀」的工具。與其華北「偽臨時政府」，平等並立而不相妨。這正是日本決策：「分而治之」的統治把戲。這偽維新政府當年的首腦人物，就是世所稱安福餘孽的梁鴻志。

事頗相當巧合：我國對日抗戰初期，南北幾個著名的大漢奸，都與北洋政壇的「安福系」，結有相當關係，如王揖唐、王克敏（我在本刊都已介紹過）、梁鴻志皆是。梁鴻志出身八閩書香

仕宦之家。本身亦有清季舉人與京師大學堂出身的資格，還去過日本。不但日本語文好，中國詩文也屬上乘。一生名利薰心，祇是官運欠佳。前半生所經歷的官職，不論在滿清末年、北洋時代、或國民政府時期，都是做的無印之官的幕賓僚屬，即中國俗語所說的，沒有抓過「印把子」。直到抗戰之時，變節附敵，落水為奸之後，才當了日本傀儡，做了「華中維新政府」的行政院長；以及汪偽組織中的「監察院長」；才算抓過四方大印，也是他一生官運，登峯造極的頂點。可惜的祇是「偽官黑爵」；又祇「曇花一現」。唯前後抓過七年的「印把子」，反倒霉到了極點。連自己的生命，也隨其偽監察院長與代立法院長，在國法制裁之下，同歸於盡。

身世清白意志不堅

梁鴻志，字衆異。生於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。福建長樂人。傳係清季兩江總督梁章鉅的後裔。據其傳記所說：梁鴻志六歲時，曾隨其家人旅居日本兩年。何所事事？却不得其詳。而一株嫩弱的幼苗，却不受了日本文化、風習的浸

染。對其後來的思想行動，多少不無影響。回國後，仍循中國傳統的科舉路線求進。弱冠時，獲中舉人。

嗣因清廷變法，廢除科舉制度，他便進了京師大學堂（北大前身）。畢業後，曾做過公務人員、新聞記者及學校教師。後來在汪精衛偽政府任考試院副院長的江亢虎，正是他的東文教師。師生共事南京偽府，學生的官位（行政院長）却比老師高。

梁鴻志在京師大學畢業後，初任清廷學部小吏。入民國後，在國務院當個小差使。他詩做得好，與黃秋岳同為陳石遺（衍，福建人，與林琴南、鄭孝胥為同榜舉人，著作很多，抗戰時去世）的弟子，亦被稱為詩壇「閩派」的傑士。陳石遺頗賞其詩文，欲介之入徐世昌（東海）幕。未明何故？梁辭不就。其時，他與國會議員曾雲翥（段祺瑞的親信）為同鄉。對他也相當器重，多方照顧。初介之入段祺瑞幕，司記室（秘書）。民國成立後，任職國務院，外兼新聞工作。民國七年，參加王揖唐、徐樹錚等所組織的安福俱樂部，正式成為安福系的一員。初不過三四等角色

，漸漸的，在冠蓋京華中，才有人知道有梁崇異。從此與段祺瑞接觸的機會亦較多。段氏以其為人機警多智，文筆雅健，人復圓通活躍，便益信賴之。未久，獲任臨時參議院秘書長。時在段氏門下，便已取得與王揖唐、徐樹錚等的同等份量。當段氏對日本外交事放方殷之時，梁氏多所代籌獻策。段氏對他的信賴，似尤在王、徐諸人之上。

投機取巧高攀政要

此固然是梁鴻志的運氣不錯，亦實由於其人之能長袖善舞。原來徐樹錚與王揖唐擬籌組安福俱樂部，作為段祺瑞系組織新黨的大本營。其目的：一方企圖在國會中，取國民黨的地位而代之，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；一方則用以對抗方興未艾的研究系——梁啟超、湯化龍、林長民等。但徐樹錚初覺人力單薄，恐難如願，亟思物色一得力助手，共襄其事。王揖唐乃極力推介梁秘書衆異，似足勝任。徐樹錚原來還不識其人，及安福俱樂部經由梁鴻志的策劃經營以後，名氣因隨之而大振。每天高朋滿座、打麻将、抽大烟、叫姑娘。談政治條件，則因人而施，送支票，許官爵。許多其他黨派人士，以利之所在，亦多投靠而來。故安福系之能欣欣向榮，雖舍正道而未由，梁鴻志却不無微勞。

在安福系中，有人常把梁鴻志與王克敏相提並論，其實並不相侔。王克敏身體瘦弱，類似病夫；精神却十分健旺，是一個有名的獨眼龍；另一隻眼亦視覺不良，經常戴一副墨晶眼鏡，以掩

其尊容。梁鴻志則身體魁偉，精力充沛，腦滿腸肥，剃光一個和尚頭，乃其特色，人也比較活躍。以社會地位言：王克敏多金善賈，掌握了財政銀行界的勢力，做過北洋幾屆財政總長。梁鴻志出身小官末吏，北洋時代最高做到府、院的幕僚長。對日抗戰時代，在傀儡組織中，兩人地位，則大體相等。以性格與心術言：王克敏雖作了日本傀儡，但其本性，始終相當忠厚，待人接物，不流於浮滑欺壓，患得患失之心亦不太重，這或許是因其經濟基礎鞏固的緣故。梁鴻志的生性，則善於投機取巧。日夜籌思，一心想成為政壇重要人物，多方交結當道權勢。另一方面，則愛擺官架子，講究排場。對於達官貴人的言行舉止，尤愛東施效顰。例如當時風尚，京中要人每周末常藉口要公，專赴天津，遊樂之中作勾結。梁鴻志也常隨帶着兩名俊僕，坐上頭等火車，瀟灑洒洒，旁若無人，手捧綠裝之書，心懸攀登之路。他與王揖唐之相識，結緣，訂文字交，拜安福系，就是這樣在火車上開始的。

故梁鴻志之發達，初有曾雲沛，再有王揖唐，三有徐樹錚，最後才有合肥段祺瑞。梁鴻志與徐樹錚，原來毫無什麼淵源。不過他亦早知徐為一才高氣盛，目空一切之人，難得高攀附驥，縱幸得其垂青，亦難存什麼奢望。因此他的目標，並不在此，僅着眼於段之貴，積極夤緣進身。張勳復辟事件發生時段芝貴正任討逆軍東路軍總司令。梁得入小段之幕，任秘書長，自謂書生投筆從戎洋洋得意，隨軍出征。書生不能拿槍桿，還是拿起筆桿來，一路吟風弄月，藉景抒懷。大捧

老段和小段，譽為自古以來罕見的軍事家和政治家。段祺瑞對梁鴻志之信賴有加，作了安福系的中堅，即始於此。不過在段祺瑞左右的人，向有一種通病，即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」，大家「各行其是」，不能忠誠團結，互助合作。而段琪瑞本人，作風亦極特殊，「一切自以為是」。凡所信賴之人，皆可放手去為。出了問題，又由他來負責。由於前者，則各逞權能，互爭雄長。由於後者，則矛盾叢生，顧此失彼。所以終段氏一生，政治糾紛，始終未息。梁鴻志雖已深得老段的信賴，然默察安福系這種情形亦特深！因之頗覺鬱鬱難伸，心猿意馬，便不免別有懷抱。

所志不遂坐觀世變

民國九年七月，直皖戰爭發生，段氏失敗，通電辭職。安福俱樂部亦被迫解散。時梁鴻志任段芝貴秘書長之職，亦列名「十大禍首」之一，遭到徐世昌下令通緝。梁與其他九大禍首，幸事前得到吳炳湘暗通消息；經徐樹錚的安排，均分別逃匿於北京日本公使館的兵營，受了日本的政治庇護。日本武官建川中佐與徐樹錚原有交情，當晚猶在營中酒吧設宴歡迎，居然還有營妓侑酒。苦中作樂，大家仍然愛心忡忡。惟梁鴻志頗有賓至如歸之樂，情緒特佳，當時並作了幾首詩，徵求同難步和。大家生活在聲音嘈雜，臭氣薰騰之境，睡在日本士兵通鋪榻榻米之上，多不堪其苦！梁鴻志則獨回想起當年留日的生活情形，頗有親切之感。段芝貴則時時警告於衆曰：秘書長不要雅興太高，新雲鵬與又錚爭權，積怨甚深，結

仇難解，對吾輩必窮追不舍，他花樣甚多，勸衆提高警覺！十大禍首，在日本兵營作客，生活完全自理。飯食由外面餐館包送來營；早餐點心，則託日兵外購燒餅等類。一日梁鴻志先吃燒餅，忽覺口舌發麻，急吐漱口。細查餅中有白色結晶物。經日本軍醫檢驗，確定爲「砒霜」。再遣日兵去找那燒餅店，則已關門大吉了。梁鴻志驚悸之餘，既證段芝貴之警言非虛，猶謂：吾輩大難不死，總有再見天日，報仇雪恨的一天。

從此以後，十大禍首的心理，總是惴惴難安！咸認靳雲鵬用心險惡，防不勝防，在此終非久計，不如分道揚鑣，各謀生路。首先是徐樹錚藏在柳條箱內，當作日人小野寺赴天津的行李，離開兵營。梁鴻志隨亦積極設法脫離虎口。他是最先到日本兵營的人；也是最後退出日本兵營的人。從此轉逃至天津，避難數年。直至民國十三年，段氏利用馮玉祥所謂「首都革命」之助，乘機東山再起，居臨時執政。復任梁鴻志爲執政府秘書長。十四年一月，因北京學生與工人大遊行示威，毀梁鴻志、章士釗等人住宅。梁受迫，乃辭秘書長職。他的意志，原來就不堅定。赴天津後乃一心依附於日人，日人便以所主辦之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的中國委員一席給梁。梁與日人的關係，從此便更深入了。十六年，日本對我東北，陰謀日亟，再驅梁打入張作霖集團，從事秘密活動。終以事被張氏先覺，未能如願。十七年，轉赴大連，再移居於上海。自詡爲東山養望，實則他已被日方收買參贊，坐觀世變，待命行事而已。中國對日抗戰時，梁固得意於傀儡活

動；及日本屈服投降，梁亦與日偕亡了。

早懷報楚臨事延暉

梁鴻志在民國九年，直皖戰爭失敗，已先逃匿於北京日本使館的兵營。兩年多以後，遷居到天津日本租界。當其離京臨行前，曾致書向日本公使道謝！函作四六駢體，頗爲日人和其同流之輩傳誦一時。函中有云：

「三年寄廬，一夕還征，不告斯離，於心滋歎。夫開館而容通客，固國際之通規；亡命而脫嚴局，亦黨人之恆事。非虎兕之出柙，執事本無過可言；類爰居之避風，鄙人宜見機而作。輕車遠去，誰識張祿之逃秦；微服而行，竊比宣尼之過宋。此日會稽甲帳，沼吳則期以十年；他時晉國素隄，報楚當避之三舍。」

單從文學觀點來說，如不以人廢言，尙可列爲佳作。如就取譬自喻來說，則實狂妄至極，令讀者也要爲之汗顏無地。文中前段，同時以范雎（戰國時衛人，爲秦相，倡遠交近攻之策）與孔聖自擬，實在褻瀆了先聖前賢。末段所謂「沼吳」「報楚」，前者，暗射直皖之戰，吳佩孚擊敗段祺瑞，使他也成了喪家之犬。將來對「吳」此仇，必要報復。後者，隱喻對日懷恩，將來必有以報「楚」。文字中，已明白擺出了作奸的面目。

極爲顯明，梁鴻志之變節投日，早在直皖戰爭之後，心理上即已植其根，作了靠攏的準備。

從另一事實觀之，亦可窺其心跡。即當梁鴻志做了華中維新政府行政院長之初，日人重修金陵「瞻園」，擬新建一亭。落成之日，主其事者，請梁鴻志命名題匾其上。梁似早有成竹，未加考慮，隨題「延暉」二字以應之。梁如易時易地而爲之，「延暉」二字，頗有書卷風雅之氣。獨在此時此地見之，則「延日軍」三字，便赫然在目。無論其爲有心或無心，說者咸謂：梁鴻志「報楚」的心理態度，總是不可寬恕的！

託庇日本賣國求榮

我國於清季末年，對國際上幾次外交失敗之後，曾訂下許多不平等條約。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有一項設置「租界」的特權。這種租界，在我國上海、天津、漢口等通商大埠，英、法、美、日諸國，無不有之。租界實一藏垢納汙的罪惡場所；亦爲我國人作奸犯科者逋逃的淵藪；尤成了失意官僚、政客之避難所。而租界之外，我政府爲保護外僑及監視起見，經常佈署着軍警崗位，資爲戒備。

梁鴻志在北洋政府時代，曾有過幾次被通緝追捕之事；但他每次都是逃匿天津，藉租界作護符，接受日人的庇護。如直皖戰爭後，即困居於日本租界數年。某年重陽日，他飲茗於茶肆，曾偶吟「九日天津中街茶肆」詩一首，其中有「佳辰有盡意難窮，失笑三年在賊中」之句。「中街」，是天津租界中，一條有名的大街。他對租界外我國監視的軍警，則常目之爲「賊」，詩中故有是語。

時有遜清某遺老見其詩，私語之於段合肥曰：「梁鴻志把本國監視保護租界的軍警當『賊』，豈不把父母之邦的自己國家，視為『賊巢』嗎？」段氏亦無以應，祇說一句「文人的陋見」。所以梁鴻志後來之不愛惜羽毛，落水為奸，賣國求榮的意識，此時便已隱伏於衷了。

文采差可器識不夠

梁鴻志出身清末科班舉人。對於中國古舊的以詩文，自然有點修養。他與王揖唐晤面之初，以談詩道並互有唱和，氣味相投，因結文緣。梁曾著有「爰居閣詩集」、「入獄集」、「待死集」等。余僅聞其名，却未見其書。據已見過的人說：詩集與漢奸鄭孝胥頗多同調。不過晚清大儒錢基博（子泉、江蘇無錫人，曾任清華大學教授，著作很多），對他相當贊許：「植骨幹、杜，取逕臨川，頗得介甫深婉不迫之趣」。却不免譽之過當。然一經大儒游揚之後，梁鴻志確也沾光不少，一般人便認為不好也是好的。同樣的，也有人把梁鴻志的詩，分作三階段論評之說：「早年詩筆，清新近大蘇；中年才華艷發似溫、李；晚年則頹廢不堪」。還相當近乎情理，惟於其早年中年的評語，仍不免言過其實。如他擔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秘書長時，偶吟一絕，有云：

「此身憂樂關天下，執掌簿書意未休；不及去年風味好，一簾春雨聽吳謳」。猝讀此詩，或疑作者真有范文正匡時濟世之志。從末二句觀之，則意不銜接，不知所云，豈祇頹廢，又何曾替大蘇、溫、李洗過腳！

至其晚年，他在南京維新政府時代，或因志得意滿；或為利令智昏。多數作品，既驕狂橫溢，更惡俗難耐。指之為「頹廢不堪」，而詩亦正如其人。據傳：抗戰時期的陪都——重慶，有人關心戰局安危，常藉神壇扶乩，探詢休咎之事。其法即由司事人員，默請神仙或古人降壇，指示機宜！某日光降乩壇者，為唐代大詩人李商隱（義山）。時有某信徒，曾以「當代詩人，誰為第一？」請求批示！亂筆隨於沙盤中，寫上「梁象異」三字。梁即南京維新政府的首要漢奸梁鴻志。當時圍觀的信徒們，多為驚駭鼓噪不已！有謂：「豈我陪都無人，必選淪陷區一漢奸耶？」迷信惑人，乩壇詐偽，本不可信，更怪不得李義山多管人間閒事。而此乩壇司事之輩，或難免沒有漢奸嫌疑。夫子之言曰：「士先器識而后文藝」。梁鴻志的詩文，平心來說，固略有可取；但絕不能算是當代第一人。主要的理由，就是他的「器識不夠」。

維新政府沐猴而冠

民國十七年五月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。七月入北京，以「劣跡昭彰」之罪，政府下令通緝北洋餘孽多人，梁鴻志亦其中之一。梁鴻志初逃匿於天津轉大連，再移居於上海，接受日方的澈底豢養，坐觀中、日兩國的鬪法。及「七七」事變與「一二八」事變之後，日騎踏入金陵，梁鴻志以時機成熟，乃公開獻身效死於日寇「以華制華」政策之下，勾結舊日失意的官僚、政客、軍閥，除陳羣（人鶴、行八、本上海流氓大亨之一

）、溫宗堯（欽甫、廣東人留美、早年參加革命，與岑春煊、唐紹儀等，皆有交誼）外，尚有周鳳岐（恭先、浙江人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，後任維新政府綏靖部長，在上海被愛國志士擊殺），陳以祿（任先、山東人，維新政府時代任外交部長，二十八年在上海被刺殺），陳錦濤（廣東南海人，北洋政府時代，曾任財政總長，維新政府時，任財政部長兼華興銀行總裁，二十八年死於上海虹口）等，在日寇卵翼之下，連袂落水，沐猴而冠。

華中維新政府，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成立於南京。這是日寇在中國南方所製造的第一代偽政府與華北所謂「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」，遙遙相對呼應，均屬地方性的政府。所謂華中維新政府，不設主席，採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制。華北偽臨時政府，係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成立於北平。偽組織分為議政、行政、司法三個委員會，亦與偽維新政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院，實際相等，唯名稱不同。偽臨時政府北轄河北、山東、山西、河南四省，與平、津、青島三特別市。偽維新政府，則轄華中、華南（暫定）三院之下，分設七部（不詳列）。三院為：

- 行政院院長梁鴻志（第二代偽國民政府時代改任監察院長）。
- 立法院院長陳羣（第二代偽國民政府時代改任內政部長）。
- 司法院院長溫宗堯（第二代偽國民政府時代改任司法院院長）。

日本侵華，凡敵軍在中國所佔領的地區，每有類似民衆團體的組織，作其政治外圍，爲假藉製造民意，宣揚親日思想的機構。除華北有「新民會」，滿洲有「協和會」外，在上海原有「與亞會」（直隸日本特務機構）的組織。及南京維新政府成立，與亞會改爲「大民會」，由滬遷寧，以梁鴻志兼任會長。二十八年，改爲總裁制。名義上，梁鴻志任總裁，溫宗堯副之，實權則全操在日本特務手中。

不僅此也，梁鴻志做了南京偽維新政府的行政院長，徒斤斤計較於高官厚祿，縱一切都得聽命於太上皇——日本人，毫無實際行政權力，也不在乎。他有兩句名言：「世界上有兩件最醜惡的東西：一是政治，一是女人那話兒」。把政治與女人那話兒齊觀，成爲一時的大笑柄。其實在他心理上，是最愛這兩件最醜惡東西的。祇因他對維新政府的軍、政兩大行政實權，已經旁落。政權操在狼虎成羣的陳羣（原是杜月笙的門下，在滬、寧一帶，最具實力的流氓大亨。同時，行政院又成了立法院的附庸）手裏。軍權則掌握在任援道的手中，（握有所謂綏靖軍十幾個師及雜色部隊，共有二十餘萬人）。梁鴻志雖居維新政府的行政院長，完全有名無實，真不異傀儡表演舞臺上，傀儡背負的傀儡了。這就無怪他要自欺欺人的說：「政治是最醜惡的東西」。

汪偽政府屬第二代

日寇在中國華中，繼南京偽維新政府所製造的第二代傀儡組織，就是汪精衛、陳公博等，於

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所成立的偽國民政府（巧立名目爲「還都」）。雖僭稱中央，仍祇算是地方政府——繼承偽維新政府的第二代。因爲日寇對華侵略的決策，是要把中國弄得四分五裂，形同割據而治之。故偽國民政府成立時，二十六年十二月，日寇原在北平所製造的華北偽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」，僅改換名義，並不取消；名雖屬偽國政府，實際仍然獨立。一切政治、經濟的行政，都劃界而治，不使統一，亦不相隸屬。舉例明之，如南京偽中央銀行——中央儲備銀行——所發行的中央儲備券（鈔票），祇能流通於南方的日寇佔領區，往北不許跨越徐州，即爲顯明的事實。因之，汪偽國民政府，實際上，則爲承接前代偽維新政府，性質上，則爲換湯不換藥的組織。雖妄自尊大，僭稱中央，仍祇算地方性的政府之一，中央則在東京。

同時，這汪偽國民政府的成立，雖是由日寇一手導演的，然也煞費了一番苦心。首先除汪精衛自稱所謂中央班子外，南北兩個偽政府都不上勁，甚至極力在阻撓破壞。幾經威脅、利誘、磋商、一波三折，集會多次，最後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，才產生了所謂青島「協商會議」，實際是「分贖會議」。參加份子：日方有影佐、須賀、清水、矢野、谷秋、掘場等。汪方有汪精衛、周佛海、褚民誼、梅思平、林柏生、蘭江等。（原隨汪精衛赴青島途中，尚有陶希聖、高宗武。此時則脫離汪氏赴香港，宣佈了「汪汪秘密條約」，舉世震動，指責日汪）。華北偽政府有王克敏、王揖唐、朱深、齊燮元等。南京維新政府則有梁鴻志、溫宗堯、陳羣三巨頭及任援道。

任援道算是一個突出人物，因他掌握了重兵，對新的偽組織，頗有舉足輕重之勢，亦爲汪偽必須依恃的人。青島會議協調的結果，南北兩偽政府，形式上與汪系合併起來，仿重慶模式，設立偽中央國民政府和五院；南京原維新政府取銷。原華北臨時政府，僅改名爲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，名隸偽中央，實則完全獨立。南北兩偽政府，分庭抗禮，遙遙相對，無殊割據之局，以迄日本屈服投降。協調分贖配置以後，偽國民政府的人事安排，大致如下：

主席——由汪精衛代（因原國府主席林森，尚在重慶。汪精衛既稱「還都」，故稱「代」。）
 行政院長——汪精衛兼。

立法院長——陳公博，兼上海市長。

監察院長——梁鴻志，原維新政府行政院長。

司法院長——溫宗堯，原維新政府司法院長。

考試院長——王揖唐，原臨時政府委員。

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——王克敏。

原維新政府三巨頭之一的陳羣，屈任內政部長，雖小於院長一級；但握有特務力量，實權却大過院長。三十三年，汪精衛去世，陳公博一躍而代偽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，梁鴻志則由監察院長改任立法院長。考試院長王揖唐早已辭職，由副院長江亢虎改任院長。以至日本投降，偽國民政府垮臺。

日本投降餘孽伏法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本宣佈投降，中國抗

戰勝利，即是漢奸末日的降臨！政府按照國法，大捕漢奸。原南京維新政府的羣魔，雖託庇於偽國民政府，借屍養魂，苟延殘喘數年，亦難逃其噩運。梁鴻志在蘇州被捕，解至上海提籃橋監獄拘禁。三十五年十一月九日（有云為六月二十一日），經法院審訊，判處死刑，年六十五歲。臨刑猶自欺欺人，以掩其罪惡，哀鳴：「我梁衆異並無負於國家」，或為固示慷慨赴義之意，實則已經面無人色了。識者則無不譏其無恥。梁鴻志清末肄業於京師大學堂，與其同縣同學的黃濬（秋岳）交善，詩名亦相埒，皆為京師大學堂的高才生。抗戰時期，黃秋岳任南京行政院簡任秘書。「二二八」滬戰之初，以洩露「封鎖長江日艦秘密計畫」的賣國案，被正法槍斃。吾友張劍宰

（齡、曾供職侍從室）兄謂：黃秋岳與敵方勾結的引線人，也就是梁鴻志。梁當時沒有碰上，黃却先作了替死鬼。情形是否如此，我另無資料可徵，姑存之待考。

南京偽維新政府的三巨頭，除梁鴻志明受國

法之誅的悲劇結束一生之外。陳羣（本為一舊官僚，偽裝名士派，家資充足，收藏古董字畫頗豐），當日本宣佈投降之後，知罪孽深重，無可脫逃，也曾未如周佛海、丁默村之輩作過偷生的企圖。於清理古董、圖書、家產，遣散若干小老婆，召宴親朋話別之後，即服毒長眠，頗有從容就道之慨，倒也死得乾淨俐落。這當然是他有自知之明，作惡太多，縱能偷生於國法，亦難逃脫私仇的刺殺。溫宗堯於偽國民政府解體後，三十四

年十月被捕，初囚於上海軍統局的看守所「楚園」，後解赴南京老虎橋監獄。三十五年，經法院判處無期徒刑。同年，病死獄中，年七十二歲。另外一個特殊漢奸任援道，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，即知日本大勢已去，隨經其弟任西萍（供職於重慶政府），代向中央搭橋安排。

日本投降後，以維護京滬治安秩序有功，中央湯恩伯將軍飛京接收時，任援道妥善交出了軍權。隨即挾其多資，遠走香港，轉赴加拿大，以後便不知所終。南京維新政府的餘孽，至此才算真正肅清。不過任援道落水為奸，已成鐵的事實。結果，安然遠引，沒有沾上半點刑責，逍遙法外。事固令人難解？當算是漢奸羣中，最厲害、最幸運的一個。

中外文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束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